

诗 歌

油区的雪

王淑梅

油区的冬天
那满目洁白的是雪么
分明是大自然馈赠的画板
高高耸立的是钻塔么
分明是铮铮的铁骨
生长在天地之间

犀利的钻头
敢问地下八千米油岩
塔尖直入云霄
带着胜利人战天斗地的
坚毅和果敢

钻台上
那点点的胜利红
用执着
抵御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
在他们眼里
油区的雪并不冷
因为
那厚重的积雪承载着胜利的希望
一步一步接近春天

散 文

山的那边

赵敏捷

我喜欢看山,每一座山峰都给我无限的遐想,也总想知道,山的那边是什么样的。

周末,我和同事经常相约一起去爬住所的后山。顺着水泥台阶向上攀登,大约一个小时候就到达了山顶。站在山顶,俯视山脚,长江和涪陵城区都变成了微缩景观,远处的群山像绿色的波浪一样连绵起伏,一直蔓延到天边。

有一次,我们翻过山头,再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,来到了山的北面,看到了一片开阔的平地,平地南面有两栋废弃的土坯房,其中一栋只剩下残垣断壁了。在平地的周围,有十几棵橘子树。树上结满了金黄的橘子,一阵山风吹过,缀满果实的树枝摇晃着沉甸甸的脑袋,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这十几棵橘子树应该是以以前在这生活的人种下的。或许当初在这山里居住的人,为了生活更方便,最终选择了离开。独留这些橘子树不负阳光和雨水,春来了开花,秋来了结果。

站在山顶上,向南遥望,透过苍茫的群山,我知道,在遥远的山那边,在涪陵,在南川,在武隆,在一座座偏远的大山里,有一座座采气平台,那里驻守着我们江汉油田的兄弟姐妹。

2022年5月,我去过南川大山里的一个采气平台,看望在那里工作的重庆涪陵页岩气公司同事。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,就到了一个采气平台,同事们见到我很高兴,热情地带我参观。只见几栋白色小房子整齐地排列着,围成了一个小四合院,有员工宿舍,有厨房和洗浴间,生活设施比较齐全,每个房间都干净整洁,厨房灶具及各种调料瓶排得整整齐齐。这个小四合院是他们的生活区。紧邻生活区的是一个有围墙的大院子,这里是生产区,院子里密布着黄色的集输管线,有两个穿红色工衣的人正在巡检,抄写记录数据。

这片大山里共有500多口采气井,这些井大多坐落在大山深处,远离人烟。驻守在井场的江汉石油人,长年与寂静的大山相伴,兢兢业业地守护着一口口采气井。这些井每天产气2000万立方米,可满足400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气需求。

驻守在那里的都是平凡的采气人,他们用寂寞的坚守为千万户家庭带来了温暖的人间烟火。他们像山上的橘子树一样,在偏远寂静、无人关注的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大山。



晨 晨

崇山峻岭与高耸的钻塔相互守望,石油铁军在这里战天斗地,
谱写着探索大自然宝库的恢宏诗篇

巴山深处有钻塔



张 均

清晨,大巴山慵懒得就像个没有睡醒的孩子,被一层薄雾笼罩着,山峦、翠柏、溪流、农家……漫入眼帘的世界,到处都是若隐若现的神秘和美丽。

山道两旁农户家的炊烟袅袅升腾,幽静峡谷中潺潺的水流声悦耳动听。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,几辆拉运着钻井设备的卡车,快速向着巴山深处行进;几只俏立在枝头的翠鸟被惊起,扑闪着翅膀飞向更远的树梢。

蜀道之难

华北石油工程西部分公司90152HB钻井队队长关山海正坐在钻井搬迁的卡车里,他们的目的地是元坝5井井场。

“打响头一炮,咱就没白来这一趟!”在人川誓师大会上,关山海嗓门洪亮地动员。这支刚刚圆满完成“亚洲第一深井”——塔深一井的英雄之师,辗转千里,再次投入祖国“川气东送”建设中。

设备从新疆启运入川,由于路途遥远,搬家车辆需要有人押运。“党员干部跟我上。”关山海第一个站出来带队押车。翻天山越秦岭、跨大漠渡黄河,近3000公里的路程,车队一走就是十几天,终于进入了四川境内。

“左转向!”“倒——倒——慢点……”离新井场越来越近,运输车队也离开了高速公路,进入村镇公路,蒙蒙细雨不合时宜地从天而降。由于陡坡路滑,载有重型设备的运输车,上坡时必须前有推土机牵引,后有吊车协助,才能艰难前行。

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,侧身西望长咨嗟。”关山海和同事们深深感受到这台具有9000米钻深能力的超高、超长、超宽的重型设备,在蜀道上行进的艰难。

路途艰辛还不算什么,最令关山海烦恼的是,近5米高的设备在沿途的村镇穿行。街道狭窄,电话线和网线如蜘蛛网般密布。为了让“巨无霸”们顺利通行,关山海和井队员工人手一根用竹竿制作的简易绝缘棒,挑线、疏通道路、指挥交通……40多公里的路程,大伙儿车上车下要爬数十趟,雨水汗水混杂在一起,累得呼哧直喘。

一路艰难,一路行进。终于,车队抵达了元坝5井井场,关山海和同事们又马上投入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中。

爱上鱼腥草

“关队,班组好几个兄弟生病了。”一天清晨,关山海听到班长葛序强的汇报,立刻来到员工宿舍。平日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石油汉



起钻作业

张 均 摄

子,有的感冒发烧,有的腹泻,有的甚至患上荨麻疹,满身起红疙瘩。

“这是水土不服。”井队医生纪英丽边给大家打针、配药,边焦急地说,“储备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,这可怎么办?”

“别着急,我马上去镇卫生院求援。”关山海立刻乘车来到当地卫生院。卫生院的医生刘明清赶紧配齐井队员工所需药品,带上两名护士赶到井队生活区,和纪英丽一起为员工输液、打针、消毒。几天后大家病情好转,关山海拉着刘明清的手表示感谢。刘明清摆摆手说:“应该的,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”

绵绵的细雨,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长年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,很多员工身上起了湿疹,抹上药膏也只能起一时之效,过段时间又会反复。刘明清就说:“吃鱼腥草,治湿疹最有效了。你们看,这山湾湾里到处都有鱼腥草。”刚开始吃时,很多人接受不了鱼腥草那股特有的腥味。后来,大家摆脱了湿疹困扰,也渐渐地爱上了鱼腥草。只要一有空,员工就会采些回来,用海椒、蒜汁凉拌,那味道美极了!

翻山越岭接管线

“嘿呦、嘿呦!”蜿蜒崎岖的山道上,十几个身着橘红工装的石油汉子,两人一组扛着一根根近20公斤重的铁管,行走在山道上,吆喝声、号子声在山谷中层层回荡。

“兄弟们,休息会儿。”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关山海放下肩头的管子,揉揉红肿的肩头,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,“有了水,咱们元坝5井就能顺利开钻了。”

“都说四川水量充沛,咋用水这么难呢。”队员马宝坤大口喘着气。

“谁让咱们的井场在半山腰上,只能到几百米的山下小溪里取水。”班长葛序强接过话茬儿,“橡胶管又不能承受这么大压力,只能用铁管接了。”

“没问题,兄弟们再加把劲!”说着话,关山海带头扛起管子,拨开浓密的杂草,慢慢摸索着向山脚下的小溪靠近。前方有一个不小的陡坡。关山海决定先下去,让大家把管子顺下来。他将马宝坤递过来的棕绳在一棵大树上缠绕了几圈系牢,背身拽着绳子、蹬着陡坡,慢慢地接近坡底。

到达坡底后,关山海向上面挥手示意将铁管从上面顺下来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管子不断地被顺了下来。“哎哟!”突然,马宝坤发出一声哀号,紧接着蹲下身子捂着额头。“咋了?”“没事吧?”班组的兄弟赶紧围了过来。“马峰蜇了我一下。”他的额头上瞬间就起了一个小红包。

“把毒挤出来就没事了。”张志强准备帮马宝坤挤额头上的包。

“不能挤,敷上药就不会有事了。”关山海一边说,一边小心地在四周挖来几棵蒲公英,揉碎后敷在马宝坤额头上。

之后,大家又扛起水管,蹚过峡谷中的小溪,终于来到了提前选好的水塘前,接管线、紧螺丝、拉电缆……

耀眼的阳光越来越强烈,穿透山谷中的薄雾,那雾气被阳光一照就像幕布一样被徐徐拉开了,翠柏、劲松更显苍翠。

经过两天的努力,溪水终于被泵入井场的蓄水池中。一张张疲惫的笑脸,在池水的掩映下显得英姿勃发。

大年三十,开钻

经过繁忙的准备,大年三十当天,元坝5井终于迎来了开钻的日子。这是西部分公司在四川元坝气田施工的第一口井。

“现在开钻!”随着一声令下,在礼炮、鼓乐鸣响声中,葛序强娴熟地开泵、开转盘、抬刹把,几个动作一气呵成,系着红绸的钻杆顺利钻向地层深处。轰鸣的钻机声响彻在井场上空,一群白色的鸽子被惊醒了,打着嘹亮的鸽哨,划过寂静的大巴山直冲向蔚蓝色的天空。

机器的轰鸣声,打破了小乡村的宁静。“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“我们就想见见天然气是怎么被打出来的。”元坝5井井场外,周边村民携老扶幼,争相一睹钻机风采。

“老乡都想看个稀奇,不让进也不是办法。”为了让好奇的村民了解90152HB井队,关山海指派工作20多年的电器负责人张志勇为大家讲解:“你就当导游,带着老乡在边上看看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“这是我国第一台9000米钻机。”在村民戴好安全帽,穿好工装后,张志勇分批带村民进场参观。

“过年你们都不回家呀?”“钻井可不能说歇就歇。再说,在井上,大伙儿一起包饺子、吃年夜饭、看春晚,热闹着呢!”

“你们辛苦了。”一个小伙子说,“这里早日打出天然气,我们就不用再远走他乡打工了,家门口的活儿都干不完呢!”

井场上,员工们有序忙碌着,为元坝5井二开做着准备。

“咣当,咣当!”甩钻具的声响,比新春的鞭炮声更响亮,回荡在大巴山上空……

(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《巴山深处有钻塔》。该作品记录了华北石油工程公司90152HB钻井队在2006年完成塔深一井施工任务后,进入川东北元坝气田进行钻探施工的故事。全文发表于文学作品集《征程——石油工程公司十周年》,2022年12月出版发行。)

勤俭持家代代传



秦 琪

清贫的生活,让父亲养成了勤俭的品格。为了“丰衣足食”,他常自己动手。

1965年,父亲来到胜利油田当了一名半工半读的技工学生。从农村出来的父亲,对外面世界充满新奇的同时,也会感到尴尬:长到20岁都不知内衣为何物的他,晚上在集体宿舍睡觉不敢脱长裤。于是,父亲决定自己扯布做一条短裤。他专门花半天工夫赶了一趟大集。卖布的大嫂告诉他,三尺布能做两条。父亲就扯回三尺布,自己画个纸样比画着下剪。裁剪出两条后,父亲不忍浪费剩下的布头,拼拼凑凑,竟然又做成一条。穿上自己裁剪和缝制的短裤,父亲再也不用顾虑睡觉“走光”的问题了。

父亲是家中的长子。为了供养3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,他手里攥着38块钱的月工资,一分一厘都计划着花。为了省几分菜钱,他自创了一道菜品,美其名曰“咸食”。就是把盐粒炒热后倒入辣椒面和面粉,翻炒成干焦的小块状。这样处理后,不仅容易储存,还因为咸格外耐吃。父亲只需从食堂打回俩馒头,中间掰开夹进去一点儿“咸食”,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同屋室友见了,馋兮兮拿了一块尝尝,却被购得

直摇头。偶尔,父亲也从食堂打份儿菜回来解解馋,待碗里的菜捞完,再取来暖瓶将热水冲进剩下的菜汤里,就成就了让他心满意足的“一菜一汤”。

后来父亲转战中原油田,成了家,靠勤劳的双手打造了不少家当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油田时兴用捆绑包装箱的扁尼龙条编织各种菜篮子。父亲觉得自己也能做,就发动全家收集商场门口丢弃的尼龙条,再从中挑出品相好的,堆在阳台一角备用。很快,父亲就用粗铁丝扎出方方正正的底座。平日里,父亲上班,我们上学,“编篮工程”都是他下班后挤时间一天天“壮大”的。有时放学了,我也会蹲在父亲身边观看。父亲坐在小板凳上,两腿并拢,腿上搭块旧帆布,先戴上他那双宝贝补丁手套,将所有工具一字摆开,然后把篮子的骨架夹在两腿间,就开工了。尼龙条纵横交错,长尾巴在他怀里“蹿上蹿下”,跳跃着一格一格往前赶。每当赶到头,父亲就裁掉多余部分,再迅速拿打火机烤热,用力将两端的尼龙条捏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完整的横圈。

有两天放学回家,我没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编织的身影。问奶奶才得知,父亲遇到了拦路虎,“工程”卡壳了。原来是因为篮子底是正

方形的,身子却要整成圆桶状,衔接处编出来的形状总不理想。

就在我感觉父亲可能要放弃的时候,有一天回家,竟然看到一个坚挺有样的半截篮子颇为“显摆”地立在阳台方凳上,大肚子圆鼓鼓招人喜爱。不言放弃的父亲,几经尝试终于突破了瓶颈,又信心百倍地投入“编篮工程”中。

在他手里,大大小小的菜篮子、方凳的坐垫、晾晒用的圆筛陆续出炉,一个个功能不同、形状各异、花样翻新的创意作品呈现在我們面前。邻里四舍见了,有的相中了要走一个,有的心疼前来学艺。父亲都一一满足要求,还开心地当起了师傅。

许多年后,我的儿子考上大学。一起逛商场时,儿子指着一款行李箱对我说:“我同学新买的这个。”神情中很是喜欢。我想了想,和儿子说:“家里有一个大红色的皮箱,前几年单位发的,没用过几次,还好好的,可以给你用。”儿子就没再说什么。倒是我担心男孩子对红颜色有抵触,后来又提过给他买新行李箱的事。儿子却说:“先用几年再换吧。”

这让我心里很是欣慰。看来父亲平日饭桌上那些勤俭持家的“碎碎念”,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儿孙身上奏效了。